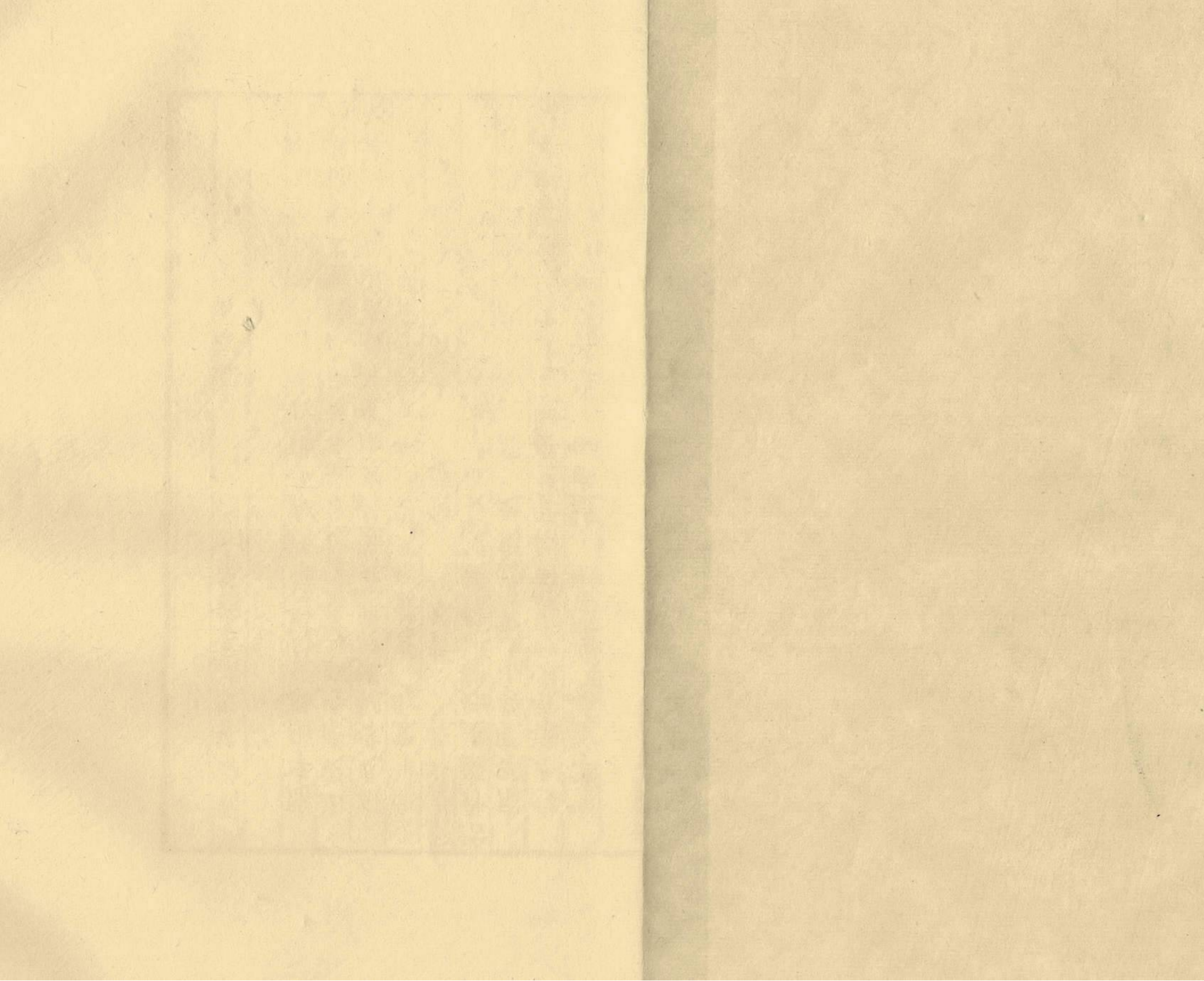


金史

二十四



金史

列傳二十一之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金史八十三



儀同司在國錄軍國事兼前書友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初修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遜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

列傳三百八十七

金史八十三

阮子陽

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為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為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為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

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况齊乎肖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廼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詐稱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爲相內懷覬覦欲先除熙宗

列傳

四百四十八

金史八十三

二

阮子陽

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王以誣構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念裴蒲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宮頗鬱鬱因縱酒徃徃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鞠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止及孫進引服蓋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旣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

止特思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
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潘王海陵
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
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
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
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
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
令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
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閻
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

列傳第二十一

金史八十三

三

署

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
召法寶謂之曰汝旣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
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
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
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天資樂易不爲表
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
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
遼而爲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爲
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祕書郎太宗將

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
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趙州刺史官制
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禮
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
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
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
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
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
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
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爲戶部尚書拜參知政
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事進拜尚書右丞天德
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
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旣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
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
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
京改燕京爲中都改析津府爲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
賜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
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
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
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

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琬來視工役凡一殿之

成費累鉅萬琬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為干戶謀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鄉國之

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今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注之意也
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爲首
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
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
復用卿爲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
浩曰卿爲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
烈志寧等其後皆爲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
中高衍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入朝毋拜許
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曰
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爲請三年

四百四十八

金史八十三

六

列傳第二十一

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初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
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
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朝
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
十端絹五百匹謚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泰和
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
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
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

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降朕以刑部關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戶部尚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躡遷金紫卿所自見也當旣厥心無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吏奉法不爲表襮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爲臺官

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俄轉吏部爲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爲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

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曰
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
年與群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
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
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
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爲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
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消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宮
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
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

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
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
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
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石丞相言而知也
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
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
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
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
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
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言

熙宗聖節蓋七月七日爲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外國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乞移他月爲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講好日久遽以暑雨爲辭示以不實萬一雨水踰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括貢中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旣而竟用襄議時帝在諒陰初出獵諫院聯章言心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荅曰

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爲當矣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訃聞勅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

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
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
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
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
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真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
素初以廢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幹魯軍至乃
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閣門使客
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
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玄素爲魏王府

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轉運使改興平
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
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世宗
即位玄素來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
取在官黃糧及撫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
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戶部尚書出鎮定
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
片紙署字其上治瘡疾輒愈人皆異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
以父蔭補官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瀋州樂郊縣主簿玄

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徵女爲次室是爲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叔玄素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巒閣召左司郎中高衍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衍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貪緣爲姦多亡失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爲籍作四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進階頃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詔徙女直猛安謀克

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墾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爲己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藝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與夏爲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小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

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拜尚書右丞於是戶部糴官倉粟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糴之上讓曰汝欲積陰德邪何區區如此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為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為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此類也久之坐擅增諸皇孫食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斡特剌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為廣寧尹賜通犀帶汝弼為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為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為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終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竒好士論薄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既與永中甥舅陰相為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盡永中母像侍奉析祝使術者推筭永中有司鞠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遙輦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

間關避難未嘗一日怠溫清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使主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嘆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行臺尚書省入爲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爲宋國歲元使被詔治鞠韓王亨獄于廣寧亨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疑安禮梁王宗弼故吏乃責安禮曰亨迭有三罪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死旣引伏其謂不足進馬及密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爲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

僧同鞠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絕滅事迹親戚得以不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改吏部尚書護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尚書右丞進封郟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伐江南忤海陵意罷爲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從帥府再伐宋寶貨人口一無所取貴爲執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券時議賢之薨年五十六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殿中

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為相薦為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陵篡立以為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修起居注授世襲猛安為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猛安於中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廐馬奉遷山陵還為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為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言惟賢知賢信矣婁室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持進

四百零八

列傳第二十一

金史八十三

十四

譚國公謚忠辯賻銀二千兩綵百端絹千匹錢千萬以長子參謀合為定遠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荅為忠武校尉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轂士類然頗營產業為子孫慮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

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己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

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綦戩宰壻也海陵疑奏疏戩爲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猶杖戩召禁中諸司局官至咸德門諭以殺宰事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祈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

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泐忍曾不敢申一
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
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
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
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贊曰异哉海陵之爲君也舞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仕於
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
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
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
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
也夫

列傳第二十二

金史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丞相監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杲本名撒里喝 釋益温敦思忠 子乙迭

温敦兀帶 奔睹 高楨

白彥敬 張景仁

杲本名撒离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為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离喝嘗為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

三百九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金史八十四

一

章子泉

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离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离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秦王撒离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离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覲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离喝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撒离喝總

之居無何請收劔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灤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峰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葛祝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葛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葛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葛速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錫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

馬二命射于園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葛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卽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葛亦悔其言旣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撒葛曷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撒葛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葛喝預軍事撒葛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

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野獨有附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令史遥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遥設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為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

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遥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豪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寃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廝魯渾殺撒离喝于汴族

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關兩人者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幹者孫耶魯候撒离喝于汴廝魯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覲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設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遙設在博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三

四百三十二

金史八十四

四

茂

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耨盪温敦思忠本名乙刺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荅贊謀往來專對其間號聞刺聞刺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馳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袞往書曰若不從此胡突袞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賽刺殺之惟所欲者天

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朴潤色胡十荅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贊謀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主自陳閭者止之贊謀不顧直入閭者相與搏搯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謀歸太祖再遣贊謀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宗翰軍封劉豫為齊帝思忠為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克和尚原還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

列傳

四百四十六

金史八十四

五

齊

元帥府在陝西者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為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為行臺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為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為尚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郃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天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為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踈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

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爲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爲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爲期海陵曰何久也朞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

列傳

四百六

金史八十四

六

齊思忠

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爲正統爾老矣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讀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旣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爲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斡窩果反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

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疎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荅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弊如此其糾正之初

列傳二十二

金史八十四

七

陳仁甫

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快快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爲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宮爲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畏其擾乃醵民財買銀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猛安遇赦求

叙上曰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

釋盪温敦兀帶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為詩選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為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為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為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高幹人心未安兀帶為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兀帶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

列傳二十二

金史六十四

陳仁甫

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勅有司致祭文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兀帶刑部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敵幹郎中骨赧皆為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兀帶輩者乎卿等為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斜幹之子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

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遼謂之曰汝可擐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在鴛鴦灤遣耨盪溫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杲願以所部軍追之杲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閣母遣昂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伐宋承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爲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閣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

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畧熙秦遣昂與撒离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木

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兵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

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汭流而下者走也汭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牧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移里閔幹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

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昂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瀋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卽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與其婿牌印祗候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兵後卽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略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爲勅葬使事畢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爲輟朝親臨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卧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

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卽命駕相就爲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卽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爲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君子以爲達

贊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

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斂其訾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趙趙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嘗業進士幹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僞送款以緩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幹魯乃進攻旣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安天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

清肅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
錢帛事夫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
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楨為同
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為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
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木者因之嘯聚為盜海陵患之即以
楨為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
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
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于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
懾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
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楨父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

列傳

金史八十四

十三

鄭椿

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
馬諷為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
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為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
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
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
致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
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遙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改
焉祖屋僕根父阿斯仕遼為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家為
吏補元帥府令史伐宋為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為尚

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數千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遣彥敬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遷爲本部侍郎遷大理卿出爲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告誣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陵嘉之遷簽書樞密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敬主會寧蒲與胡里改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敬爲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

列傳

金史八十四

十四

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刺曷補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跪移迭不屈皆殺之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蒲速賚稱疾不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彥敬志寧恐爲人圖已遂降以爲曷速館節度使不數月召爲御史大夫窩斡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爲兵部尚

書出為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為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求固傳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為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為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為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

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耶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曰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為禮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久之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款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

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
為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
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為稱矣不能如古之
人衆人不獨謂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言
當以酒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
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
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
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謝未
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
葬事都水監丞高景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

列傳

金史八十四

十六

淵成

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
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
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
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
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
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

義

文

列傳

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謹論必有疎

動人者張景仁備著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列傳第二十二

